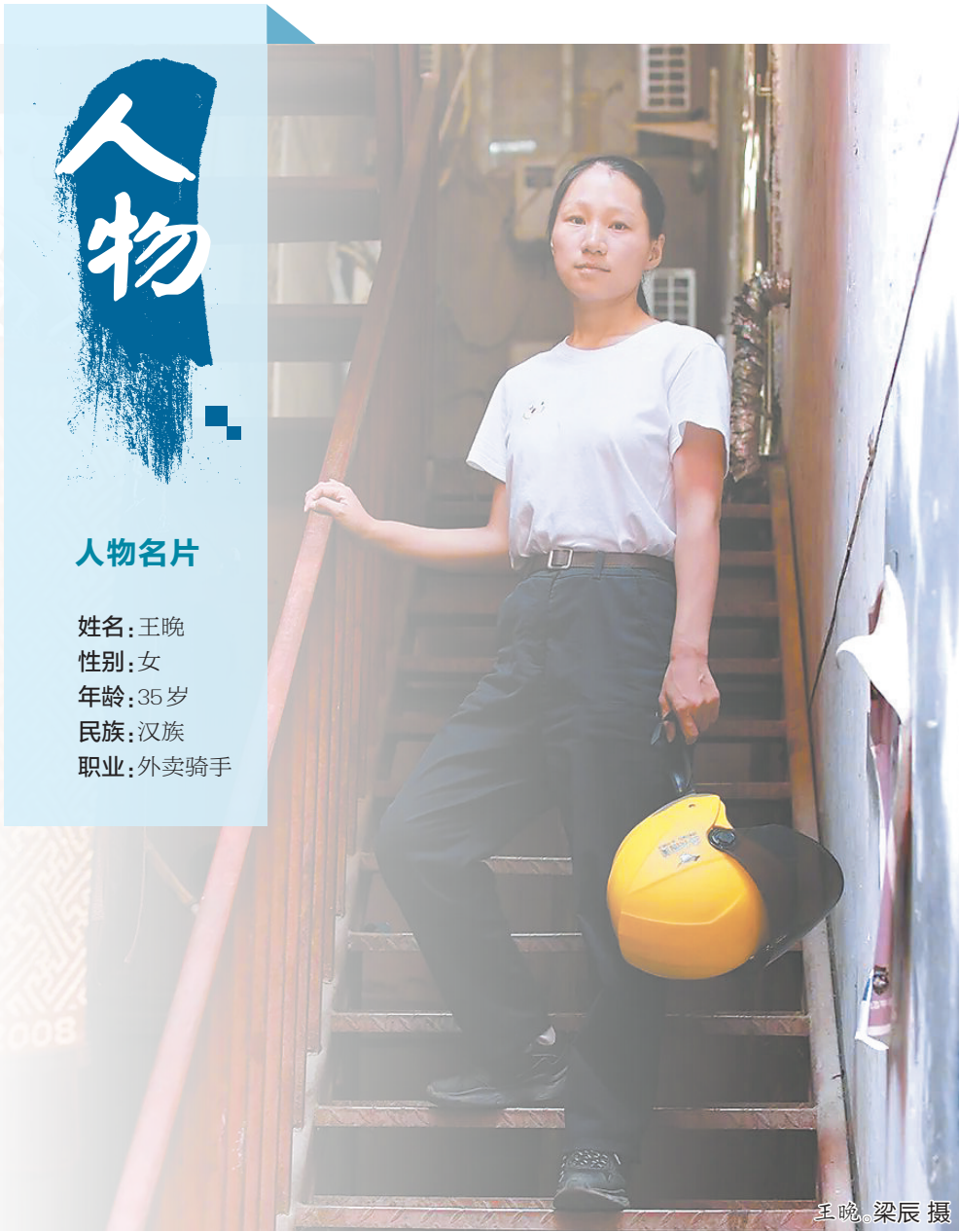


打开女骑手王晚的世界

◎ 蔡可心 李雅楠



人物名片

姓名:王晚
性别:女
年龄:35岁
民族:汉族
职业:外卖骑手

距离山东聊城籍北漂女骑手王晚首部非虚构作品《跑外卖：一个女骑手的世界》的出版，已过去5个月，这本书的热度依旧未减。自去年9月首次印刷以来，该书已加印6次，截至今年1月，销量达5万册。《跑外卖：一个女骑手的世界》火了之后，王晚的生活节奏再次被调快，行程表排得满满当当：上午在济南参加山东大学的读书分享会，中午回老家莘县配合纪录片拍摄，不久后再赶往上海。她又变成了“赶时间的人”，只是这次追赶的不再是送餐时限。

聚光灯下，王晚感受到了另一个系统的魔力；聚光灯外，王晚的世界保持着更为真实的质地。在男性主导的骑手世界里，“女骑手”的身份本身就显得有点异类。好在，她有写作。这个原本只是经济意义上“划算的选择”，给王晚带来了意外的名气，也让她将这份职业的尊严与自豪、尴尬与困境悉数呈现——这是一个在算法、系统之外更加复杂和生动的骑手世界。

往外走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

北京昌平区于辛庄村，是王晚最初跑外卖的地方。淡季的时候，她跑出村子，骑到珠江摩尔大厦边上的超极合生汇，这是个大商场。每天，她都要在这座建筑的大穹顶下来回穿梭，像一尾鱼游过钢筋水泥的海洋。

渐渐地，她的电瓶车冲出昌平到了海淀，甚至从昌平一路向南，一口气到了丰台区的卢沟桥。

王晚的脚步越走越远，而她的原点，在山东老家。由于家里供不起更多的孩子读书，高中辍学后，她开始打工并步入了婚姻。

“我不适合结婚。”这是王晚的结论。有一次家里没有什么菜，正当她发愁如何吃饭时，前夫却自己点了一份饺子，没有给她点。那一刻，她只觉得委屈又心寒，反复失望，促使王晚选择了离开。

“离异”的标签，让这位女性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。“大家喜欢共性的东西，不喜欢个性的。个性的东西可以出现在别人家，但是不能出现在自己家。”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好意思出门，觉得女儿离婚是一件丢人的事，二哥也催促她尽快相亲、再婚，尽管他是家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。

王晚意识到，自己改变不了周围人的认知。就像出版这本书一样，很多人觉得她只是偶然走运而已。

“没必要争辩。世界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跃而过的，而是一寸一寸往前挪的。”于是，当再有人催婚时，她便连连点头，“你说得对，我马上去找对象。”然后转身继续自己的生活。“我只想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活着。”

奔跑中的“超级玛丽”

往外走的十多年并不如意。从印刷工、服务员，到电话销售、网络推广，再到保洁，王晚辗转过

17份职业。最后，送外卖成了她最满意的工作，时间自由，挣得也算说得过去。跑外卖对王晚来说，身体上的疲累远超过精神上的压力。

每天出门送单前，她都会先去村子外面的换电站换个电瓶。一块电瓶少说有10来斤，稍微重些的将近50斤，每天至少更换四次。有的换电柜格口设计过高，需要将沉重的电瓶高举过头顶，每次完成这个动作，她的身体都会止不住发抖。

为了抢时间，不少骑手会逆行、闯红灯、走机动车道。对王晚来说，有时候逆行是不自觉，有时候却是不得不逆行，不然就要绕路，多跑两三公里。跑外卖后，她深切体会到一些基础设施的设计并不合理，比如需要上下推行的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，坡度大宽度窄的斜坡常常让人两眼一黑，即使慢慢推着车子，也会出现连人带车从台阶上滚下去的惨状。

系统限制的送单时间越来越短。于是，她一次又一次选择冒险。身体和电瓶车上的配件一样，时刻经历着磕碰。

送外卖让她变得紧张和焦虑，担心超时，担心餐品被偷，担心送错地方。哪怕离开北京回到家乡，她也时常担心车子是否被雨淋坏，有没有被人扎了车胎，系统会不会不认识自己。因为账号等级往下掉，也就意味着她的同时接单量会下降。

时间久了，王晚开始幻想自己是在玩一场限时游戏，“像游戏里的超级玛丽，每丢下一单，就能从头顶的墙上撞下来一个金币。”

为沉默者发声

大多数时候，王晚只是闷头送单，不常主动找别人说话。但奔跑途中遭到的很多意外，常常让她不吐不快。比如被吐痰、被司机故意别挂、被突然的喇叭声吓得一动不动。“写作也可以说是情绪宣泄，有一些东西，我想讲出来。”

这些艰难，无论是身体的、环境的，还是情感的，她都曾犹豫过是否要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。后来她决定还是要“赤裸地去写”，因为只有“赤裸地去写”，才能让别人真正看到底层女性在经历着什么。

对她来说，写作也是一个自我观察的过程。跑外卖的时候，她时常想象自己的灵魂飘出躯壳，飘到电瓶车的上空，静静地观察她与这个世界的连接：如何送餐、如何与顾客接触，如何短暂地融入又迅速地退出他人的生活。

王晚曾接过一个单子，按照系统的规划，单子很快就能送到。但根据现实路线送单需要绕行很远。订单送达后，她向客服反映了这个情况，希望可以获得距离补偿。客服表示已完成的订单无法补偿，但会向技术部门反馈，合理规划路线。

再次看到类似单子时，她注意到系统给出了新的路线。虽然王晚没有拿到应有的补偿，但她依然很欣慰，因为如果有人接到那边的单子，至少他们可以拿到本应拿到的钱。

写作对于她来说也是如此。从办健康证，到如何认证、如何线下培训，再到如何绑定银行卡，王晚用亲身走过的弯路和获得的成长，写下了这本实实在在的“骑手观察手册”，光是出版之前的废稿，就已经堆了十万字。“一定要讲清楚”，王晚说，“要考虑到有些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是真正想靠这份工作活下去的。”

“既然能有机会书写，能有机会把声音传递给别人，那就不要用来炫耀才华或技能。这不重要。”她说，重要的是替无法发声的人发声。

如今，外界的关注并未改变王晚对自己的认知，未来也不一定非要绑定“作家”的方向，她认为，人生应该过得更有意思一些，或许攒些钱，开个煎饼铺子也不错。

“即使我的书不出版，我还是会继续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度过一生。”王晚说，“可能还是很辛苦，但没有关系。哪种生活不辛苦呢？”

资装上车，准备送往残疾人家中。

“张大爷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药按时吃了吗？”在残疾老人张建国家中，刘细谷用肩膀轻轻碰了碰对方，这是他们之间特殊的问候方式。

从2013年开始，刘细谷连续组织13次“暖冬行动”，为数千户残疾家庭送去过冬物资。“我们送的不只是一袋米、一壶油，更是一份精神上的陪伴。”他说。

截至目前，刘细谷发起的电动轮椅捐赠计划已筹集善款40余万元，为210名下肢残疾人解决了出行难题。“我们的目标是帮助340人，还有130人等着呢。”他说。

全国“四个100”最美志愿者、中国当代公益先锋人物、湖北省劳动模范……面对满墙荣誉，刘细谷十分淡然：“这些不是终点，而是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不要忘记初心。”



赵元瑞：“邮车开到哪，事就办到哪”

◎ 曾亦辰



赵元瑞在雪中递件。（赵元瑞供图）

“只要乡亲们需要，我愿意一直跑在乡间邮路上。”

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城壕镇，冬日清晨6点，寒气袭人。赵元瑞把一个40多斤的绿色邮包放进邮车后备箱，利索地关上门。“今天下雪，车最多开到半山腰，后面的路还得靠腿走，所以得早点出发。”赵元瑞说着发动了车。作为镇里的邮递员，赵元瑞几乎天天在沟壑纵横、连绵起伏的山梁间往返，这一条条熟悉的邮路，他走了20多年。

车沿着盘山路缓缓前行。赵元瑞说，当邮递员是自己从小梦想，“那会儿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送信，可潇洒了，觉得那身绿色制服挺神气。”

干上这一行后，他慢慢发现，邮递员送的不只是信，更是山里山外的牵挂。工作第二年，一次分拣邮件时，他注意到从辽宁寄来的一封信，收信地址是老行政区划，收件人处只写着“张三娃”。按流程，这

样的信可以退回，但他总觉得，这封信里或许藏着写信人深深的期盼。

那段时间，赵元瑞投递时遇到上年纪的老人，就把信掏出来问一句。直到有一天，在子午岭深处的一个自然村里，一名老人接过信封看了许久，眼圈红了：“这是我叔父的信！他参加抗美援朝后，我们就断了联系，没想到还能再收到他的消息。”

那一天，赵元瑞很有成就感，也开始明白，邮包里背着沉甸甸的责任。这些年，他投递过100多万份邮件，土路变成柏油路，自行车换成摩托车再换成汽车，但用心和负责一直没变。

了解到邮政有代销农资的服务，赵元瑞主动承担了代销的工作。他搭起直供通道，把放心农资送到村民家门口，多年来累计免运费送农资3000多吨。车在村民王建国家门口停下。拿到包裹，王建国指了指墙边几袋还没拆封的肥料，对赵元瑞说：“去年用的就是你推荐的肥料，玉米穗子大、籽粒满。等开春，还是麻烦你顺道送过来。”

天色已晚，赵元瑞踏上返程路，后备箱里装着村民托付的核桃，准备帮忙寄往外地。“邮车开到哪，事就办到哪，都是顺路的事。”赵元瑞说，未来希望把家乡的好东西更多地推销出去，“只要乡亲们需要，我愿意一直跑在乡间邮路上。”

这些年来，赵元瑞先后获评甘肃好人、中国好人。

王萍：陪百名听障人士就医当“翻译”

◎ 张莎 文/图



王萍（中）陪听障人士看病。

“她是我的耳朵，也是我的嘴巴。”

1月23日上午8时20分，重庆市大渡口区重钢总医院门诊楼前，人来人往。身穿红色“528·我爱帮”志愿者背心的王萍站在门诊楼门口，目光缓缓扫过人群。很快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远远朝着她挥手——家住巴南鱼洞的听障人士王兵到了。两人相视一笑，手语在空中无声地交流：“今天人不不少。”“走，我们上去。”

陪王兵就医，王萍已坚持了11年。王兵是王萍最早开始帮助的听障人士之一。挂号、分诊、与医生沟通、取药……这套流程王萍早已烂熟于心。她在王兵无声的世界里，架起了一座通往医疗服务的桥。

王萍站在医患之间，目光随着医生的话语移动，时而点头，时而将问询“翻译”成手语。当听到医生说“血压保持得不错”时，

她微微一笑，迅速将这句鼓励传递给王兵。看诊结束，走出诊室，后续每个环节依然需要王萍。缴费窗口前，王兵医保余额不足，面露难色。王萍靠近窗口，向工作人员解释：“麻烦您，他不用医保，用微信支付。”

一路无声的交流，王萍早已习以为常。她自己也是一位听障人士——3岁时因发烧药物过敏导致耳聋，从此与助听器相伴。凭借助听器与读唇，她能进行口语交流，虽不如常人流畅，却始终努力在寂静与有声世界间搭建理解的通道。早年在残疾人车间工作时，她向同事学会了手语。这份双向的经历，让她对听障人士就医的无助格外理解。

起初，她只是零星帮助身边人。2022年搬到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翠华社区后，在社区鼓励下，她穿上了那件红背心，正式成为大渡口区“528·我爱帮”残疾人志愿服务队的一员。陪诊，从此从一份随手送出的善意，变成了一种温暖的承诺。11年来，王萍帮助过的听障人士超过百位。

陪诊间隙，王兵忽然转向笔者，认真而用力地比画出一段手语。王萍看了看，轻声翻译：“他说，‘没有王姐，我一个人根本不敢来医院。她是我的耳朵，也是我的嘴巴。’”

赵蕊：让鼓韵穿越时光代代传承

◎ 薛惠娟 王峻峰



赵蕊（右二）在为青年开设大学学员课程。

通过开设公益课、青少年培训班，赵蕊已免费培训学员230余人。

1月16日19时，河北省乐亭县城的鼓韵书苑内，一场乐亭大鼓表演准时开场，63岁的乐亭大鼓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蕊一袭深色旗袍，手持月牙板与鼓槌，以高亢清亮的嗓音开场。

乐亭大鼓，是中国北方极具代表性的曲艺形式之一，经过两百多年的沉淀，形成了“九腔十八调”的独特韵律。赵蕊从小喜欢听大鼓，1979年考入乐亭县曲艺队，拜师王立岩、肖云霞等大鼓名家学习。晨星未落便吊嗓练功，为了让吐字发音圆润清晰，她一遍遍地练习，舌头不知磨破了多少次。天赋加上勤奋，学习1个月，她开始上台演出，两年后，她已经能独立带组说大书。

因为共同的热爱，她和丈夫曾晓丰相识相知。曾晓丰还学了三弦和鼓词创作，成了她舞台上的好搭档。

20世纪80年代后，他们一起上台表演、下乡演出，不仅感受到了人们对乐亭大鼓的喜爱，也经历了传统艺术的低谷。

“没有演出，我们就挣不到钱，拿啥来养家？”赵蕊回忆说，当时为了谋生，他们组建了一支民间歌舞队。但他们并没有放下乐亭大鼓，在每一场歌舞演出中会穿插表演一段乐亭大鼓。

走过低谷，繁花自现。2006年，乐亭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赵蕊激动得哭了。

2017年，在乐亭文化部门扶持下，赵蕊创办了公益书馆鼓韵书苑。每天来这里交流的，有曲艺界的同仁，有爱听书的观众，更有络绎不绝的学艺人。从走街串巷搭台演出，到开展文化惠民“七进”，她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者，更是乐亭大鼓的传播者。2021年以来，通过开设公益课、青少年培训班，她已免费培训学员230余人。如今，赵蕊已成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、第六批河北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、乐亭大鼓第七代传承人。

失去双臂的他，用双脚“书写”大爱人生

◎ 王恬 纪甜一

他失去双臂，却用双脚写字、做木工、写自传；他生活简朴，却累计捐出30余万元；他带领306名志愿者，十年如一日为数千户残疾家庭送去温暖与希望。

近日，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大塘村，阳光透过窗棂洒进屋内。刘细谷端坐在桌前，用右脚趾与二趾熟练地夹起一支笔，在笔记本上工整写下“公益路永不止步”七个字。这位农村汉子，用这样的方式开始了新一天的志愿服务工作。

“这笔善款来得及时，我们打算买60台电动轮椅，让60位下肢残疾的老乡能‘走’出家门。”刘细谷向笔者展示着刚统计完的受助名单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

去年9月，刘细谷通过“九九公益”平台发起募捐，短短3个月募集到16万余元，加上争取到

的3万多元配捐资金，共计近20万元。

2010年，刘细谷发起成立崇阳县助残志愿者协会时，全县登记在册的志愿者仅18人。如今，协会已发展到306名会员，累计为6000多名困难残疾人提供帮助。

刘细谷与公益结缘，源于他特殊的经历。9岁那年，一场意外触电事故让他失去了双臂。“那时觉得天塌了。”回忆往事，他语气平静，“但我很快明白，眼泪改变不了现实。”凭着惊人毅力，他开始用双脚练习生活技能——夹筷子吃饭、握笔写字、做木工活。几年后，他不仅能生活自理，还学会了放电影、修理电器等技能。

2008年，刘细谷用双脚敲击键盘，历时3年完成16万字自传《我用双脚写人生》。该书获得市级文艺特别奖，激励了许多身处逆境的人。

冬日暖阳下，刘细谷和志愿者们将一批爱心物